



回顾 质疑 颠覆——反思历史的 战后美国小说简论

王良生

(忻州师范学院外语系 山西 忻州 034000)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思历史的美国小说有三类：对战争的现实主义的记录与回顾，出现在战后到五十年代，如欧文·肖的《幼狮》(1948)；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黑色幽默的质疑与反讽，出现在六十年代，典型代表是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彻底否定和颠覆历史，并明确标榜要重构历史，如罗伯特·库弗的《公众的怒火》(1977)。

关键词：美国小说；反思回顾；作品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小说中，对历史，尤其是对战争、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社会问题进行反思的优秀小说精品叠出，延续不断，直到二十世纪末，形成了美国文学史大花园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仔细阅读战后美国文学史就会发现这样的规律：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相对平和安宁，这一时期的美国小说对历史的反思主要表现为对战争的记录与回顾，大多用战争亲历者的口吻，以现实主义式的笔触记录战争的残酷，揭示人性的脆弱等等；六十年代的美国小说则在社会剧烈动荡、反叛浪潮此起彼伏的大背景下，开始以黑色幽默的情调反思战争，怀疑战争的合理性，暴露战争中人类的腐败与贪婪，体现了对历史的质疑与反讽；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危机不断、政治丑闻叠出，人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美国小说对历史的反思更加极端化，出现了一些彻底否定和颠覆历史，并明确标榜要重构历史的小说。

(一) 记录与回顾

战后到五十年代这个时期美国社会相对平静，人们生活富足，在冷战阴霾的笼罩下，反思历史的小说主要是对战争的记录与回顾。约翰·赫塞以新闻报道的风格来再现历史事件。他凭借自己二战期间曾在欧洲和远东担任战地记者的丰富体验写出了《广岛》(1946)和《墙》(1950)，前者通过幸存者的活动如实地记录了原子弹对城市的毁灭以及日本普通民众的不幸经历和痛苦，后者则从受害者的角度再现了德国纳粹分子对华沙犹

太人的血腥镇压。詹姆斯·科曾斯曾在美国空军服役，他的《荣誉卫队》(1948)讲述的是战争期间发生在美国本土佛罗里达州一个空军基地的事情，从一个军官的角度写军队中复杂的种族关系，展示军队内部指挥系统的运作。欧文·肖本人战时也是军人，曾在北非、欧洲和中东服役，他的《幼狮》(1948)揭露了美国军队中令人发指的仇犹排犹现象。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1951)在描写士兵与军官的冲突中揭露了军队里的专制、野蛮、暴力等阴暗面。赫尔曼·沃克的《该隐号兵变》(1951)通过记录该隐号扫雷舰上发生的一幕幕事件颂扬了部队军官指挥部队的能力。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1948)客观地展现战争的残酷场面，以军队隐喻整个美国社会，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揭示其间的权力结构及其与人性的冲突，写得极有深度，非常成功。当然，回顾战争的小说并不仅仅出现在这个时期，库尔特·冯尼格特的《花招》(1991)就是对越战的回顾与反思。欧文·肖的《幼狮》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幼狮》欧文·肖的成名作，1948年出版后，受到批评家和读者的广泛注意，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战争小说之一，被公认为是西方描绘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好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一。小说以两个美国士兵诺亚·艾克曼和迈克尔·惠特克和一个奥籍德军士兵克里斯琴·里斯特尔的遭际为主要线索，以写实的手法，从1937年除夕写到1945年法西斯德国覆亡的前夜。小说通过一系列的事件的描述，纪录了战争本身的残酷，描述了战争对军队中军



官和普通士兵的异化,揭露了军队中严重的仇犹排犹现象。

《幼狮》纪录了战争本身的残酷。正如英国谚语所说:“战争一开始,地狱之门便打开了。”在德军官兵的眼里,自己部队的士兵和占领区百姓的生命就如同草芥一般。在意大利的一次战斗后的撤退的过程中,中尉哈登堡发现自己的连队几乎没有逃生的可能时,一边命令自己连队的士兵在没处可逃的沙坡上挖掘壕沟,一边谎称自己和克里斯琴去找迫击炮队支援他们的防御而伺机逃走,克鲁伦则坚决地要跟着哈登堡离开。发现克鲁伦这一企图后,哈登堡便动手打人,而克鲁伦决计要跟着走,哈登堡就朝他开了枪。在英军的强大攻势下,其余的士兵很快便成了英军的炮灰,哈登堡则带着克里斯琴逃命去了。更叫人感到恐怖的是,在第三十章,美国空军对德军阵地狂轰滥炸之后,竟把炸弹往己方待命出击的步兵头上倾泻;在第三十六章,美军的一个排奉命向一个虚实不明的德军阵地冲锋,其时正好从后方上来三个一心想捡“洋捞”自肥的军需官,这些士兵为了保全自身便引诱军需官们冒失上前,进入危险地带,作为活靶子吸引德军火力,以三条自己人的生命为代价测得德军机枪火力点的位置,传令炮兵予以摧毁。在这种盲目肆孽的毁灭面前,战争的是非曲直以及敌我界限也就湮灭了。《幼狮》描述了战争对军队中军官和普通士兵的异化。残酷而恐怖的战争加剧了德军官兵对死亡的恐惧感,为了忘掉战争的恐怖,不少官兵寻欢作乐,在放纵的性生活中寻找刺激和慰藉,似乎战争的恐怖,对死亡的恐惧感,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通过寻欢作乐来消除、来释放。德军中尉哈登堡、下士克里斯琴就是典型的纵欲狂,他们不分时间场合,也不分对象是谁,只要有可能会就绝不放过,从中寻找刺激,求得慰藉。这是解除一切愁闷的感情游戏,异常热烈而又彼此心领神会,在与女人的交往中,征程的艰难、战争的恐怖完全消失不见了。这一切都表明,在战争中,性似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美国军队中,情况亦是如此,刘易斯上尉便是很好的“典范”。《幼狮》还揭露了美国军队中严重的仇犹排犹现象。犹太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产生过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然而,

就是这么一个优秀的民族,在二战中饱受希特勒纳粹的极端仇视,进而惨遭杀害。这种仇犹排犹的情绪不仅在纳粹德国盛行,也波及到了二战中的美国军队。这种严重的仇犹排犹现象在犹太士兵诺亚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诺亚自愿报名参军,不仅饱受肉体上的虐待,无端地遭受打骂叱责,接受根本莫须有的惩罚,而且在精神上受尽凌辱,士兵们经常冷嘲热讽地谈论政治,故意地拿希特勒来讽喻犹太人,甚至有人埋怨是犹太民族使大家卷入了战争。

(二) 质疑与反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动荡不安、风起云涌,美苏冷战正酣、肯尼迪遇刺,美军深陷越战泥潭、猪湾登陆受挫,国内种族矛盾激化、马丁·路德·金被杀,民众反抗情绪严重、嬉皮士走上街头,女权主义盛行、否定传统成风。这样的社会现实自然地影响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美国小说以黑色幽默的情调反思战争,怀疑战争的合理性,暴露战争中人类的腐败与贪婪,体现了对历史的怀疑与讥讽。其中,约瑟夫·海勒的著名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开美国黑色幽默小说之先河,以荒诞的手法展现了一个专制、贪婪、腐败的世界。另一个成功以黑色幽默的手法反思战争的著名作家是库尔特·冯尼格特,他读大学时就应征入伍前往欧洲战场,亲身经历了血肉横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猫的摇篮》(1963)就是记录的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那天发生的事件,揭示了现代人过分迷信科学技术的“愚蠢”,表达了他对人类社会前景的忧虑。他的另一部作品《第五号屠场》(1969)采用斯威夫特的手法对盟军毁灭性地轰炸德累斯顿的必要性进行质疑,在更深层次上对人类的本质进行探究。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约瑟夫·海勒的处女作和成名作,1961年出版后,名满天下。作品锐意创新,为美国当代小说树立了一种崭新的风格,是美国当代文学中“黑色幽默”的经典。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一支飞行大队驻守在地中海的皮亚诺扎岛上发生的故事。《第二十二条军规》并没有精心塑造一般所谓的“英雄”人物形象,而是围绕主人公



上尉轰炸机投弹手尤索林展开的一系列肆意夸张的滑稽可笑、又令人发省的普通人的形象。尤索林怀疑上级的命令与敌人的射击一样都要置他于死地,所以千方百计地设法保全自己的生命,最终成为一个怀疑狂,他争取个人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逃遁,像只惊弓之鸟。尤索林装病躲进了医院,但是不久就逃走了,因为被治疗者精神和肉体上都被“治”得变了形。疯了也算病,可以被遣送回国,但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停止飞行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但能提出申请又说明他神智清醒,所以还得继续飞行。第二十二条军规还规定,执行飞行任务25次以上者可以复员回家,却又规定必须服从上级命令,但是上级不断增加飞行次数,从25—30—40—50—55,以至无穷无尽的增加。尤索林想安全回家,但此路不通。他曾借口通讯设备对讲机出了毛病而中途返航,也曾设计把肥皂水放在食物里使飞行员都泻肚子,他还偷改轰炸机图等,以求得能保全生命。小说并不是从战争的意义上写尤索林是毫无爱国心或毫无正义感的怕死鬼,不是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义与否及军人的品德,真正表现的是普通人与美国官僚体制的矛盾与冲突,是在正义和爱国的幌子下,当权者的肆意妄为,社会上的物欲横流,充满了自私自利的疯狂与混乱,这就是所谓的“有组织的混乱”与“制度化的疯狂”。此外,海勒还在小说中塑造了不少象征美国官僚专横、僵化、贪婪、腐败和毫无意义的单维人物。如美国空军上校中队长卡思卡特,性情残暴,喜怒无常,诡诈而又愚蠢,一心想当将军。对上司察言观色,言听计从,对下属专横武断,为所欲为,不顾飞行员死活,背信弃义地一再提高飞行次数。再如少尉谢思科普夫是个野心勃勃的军官,为了在检阅比赛中赢得一面毫无价值的三角旗,使行进步调一致,竟异想天开地要用铜丝和钉子把学员的股骨和手腕连接起来,后因战时难以弄到铜丝而作罢。他的中队在比赛中因双手不摆动而大获全胜,本人当场晋升中尉,成了众口交誉的军事天才。他从此平步青云,步步高升,直至将军,像这类平庸之辈,在官僚化的环境中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他们令人可笑的功绩,不正暴露了美国官僚体制的僵化、残忍、机械和无意义。海勒以冷酷的幽默刻画了一大批军官形象,这些

人物面目不清,行为怪僻,性情乖张,疯疯颠颠,无情地揭示了军国主义者的残酷,它是用喜剧形式处理悲剧内容,是以非理性非逻辑性的形式使读者看出理性的逻辑的真实,体验出时代的荒唐,逻辑的荒谬,揭示出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军队及其战争的虚伪性。

(三) 颠覆与重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事件更加使美国社会疑惧交织、恐慌重重:石油危机、美元贬值、经济下滑、越战失败、水门丑闻,使美国民众完全丧失了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政府的信任,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以极端的、叛逆的方式反思历史,否定以往历史的真实性,否定官方历史的可信性,并且在解构的同时重构历史,这样的小说有多克特罗的《但以理之书》(1971)、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1973)、罗伯特·库弗的《公众的怒火》(1977)、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1988)、和《地下世界》(1997)。当然这一时期的历史反思小说也有并不极端和激烈的,如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1971)和《战争与回忆》(1979),

《公众的怒火》取材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真正发生过的一个耸人听闻的历史事件——罗森堡夫妇间谍案,叙述了罗森堡夫妇1953年6月19日被用电刑处死前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真实历史人物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戏仿颠覆并重构历史,进而说明他的信念:历史与现实都是人虚构的。

这部小说涉及到当时美国政坛半数以上的人物,但作者大胆地使用“漫画”的手法将这些被社会传统媒介描绘得道貌岸然的政治精英、公众人物变形为一些行为猥亵、形象丑恶的无耻之徒,当然小说主要着重刻画与塑造的是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实际上这部小说就是由尼克松本人讲述的自己有关罗森堡一案前前后后的经历与体会。在作者的笔端,身为副总统的尼克松没有了丝毫的政治领袖形象的伟岸与英明,他仅仅是一个自私自利、游戏政治的跳梁小丑而已。他公然去国会山为自己的朋友参议院领袖比尔·诺兰“帮忙”以使其渡过“麻烦”,将美国的所谓的民主政治三权分立的谎言暴露无遗;他的个人形象更是糟糕,甚至于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坐车卡住了鞋子,穿衣



不能扣好钮扣，走路踩上狗屎等等，最为叫人发指的是他身为副总统打着前去探望囚犯调查真相而和伊瑟尔缠绵做爱，之后光着屁股来到时报广场号召大家“为了美国脱下裤子！”这样的创作手法（戏仿，反讽，内省，自我反映）是对社会和文学权威的压迫力量的直接挑战。《公众的怒火》对历史事件进行戏仿，将罗森堡案描述成一出闹剧，而根本就不是什么严肃的政治、事关人命的国家事件。关于罗森堡夫妇死刑的判决，作者认为“这么做是有理由的：有戏剧性的理由，有政治性的理由，也有心血来潮的随意性的理由。”所以从作品的一开始，作者便用玩世不恭的口气与笔法嘲讽了这一案件的欺骗性和荒唐性。再者，作者将罗森堡夫妇的行刑场设在了最能够代表美国社会和美国精神的纽约时报广场，而且使这出充满隐晦与武断的政治闹剧变成了一场马戏表演式的小丑表演：有交通管制带来的拥塞，有大批群众的观看，有合唱队的助兴，有电影记录片的播放，混乱之极。而小说的最后一章叙述了罗森堡被处死的具体情形：合上电闸罗森堡被电死，“他的身体倒进椅子，像一块烂布。”现场的检尸大夫申明：“我宣布此人已死。”但是当人们把他的尸体抬上停尸架时（他）“嘴里还嘟哝着什么。”之后在处死伊瑟尔时，罗森堡又复活了，并且加入了围观者的行列“内心里体验着他所体验的过程。”在这样的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中，读者根本就不可能弄清楚何为历史事实，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混乱

与幻想——这就是我们所生活其间的世界！小说将这一政治事件神话化，用虚构的文本表明：所谓历史完全是人为虚构的产物。

以上这些小说均出自美国主流作家之手，他们不像黑人作家、犹太作家、华裔作家等其他少数裔作家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回忆与反思“倾向”，因而他们对自己所归属的主流社会力量主导的历史进行积极的回顾与反思、质疑与反讽、颠覆与重构，很好地说明了美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也很好地证明了美国作家的不断成熟与超脱，因为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只有健康的人才敢于回忆自己的过去，也只有健康的社会才能够正确地面对自己的历史。”

参考文献：

- [1] Elliott, Emory. Ed.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 Elliott, Emory.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s Novel [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 [3] 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册）.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4] [美] 罗伯特·库弗著，潘小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 [5] [美] 欧文·肖著，陆谷孙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6] [美] 约瑟夫·海勒著，陈爱民 邹惠玲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